

余庆文史资料

孙松亭题



第二辑

91

564400

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

V24.03

余庆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内部资料)

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

一九九一年四月

2029/34

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

组长：杨懋渊

副组长：汪录富

成员：李治强 韩克义 宋锡光 余祖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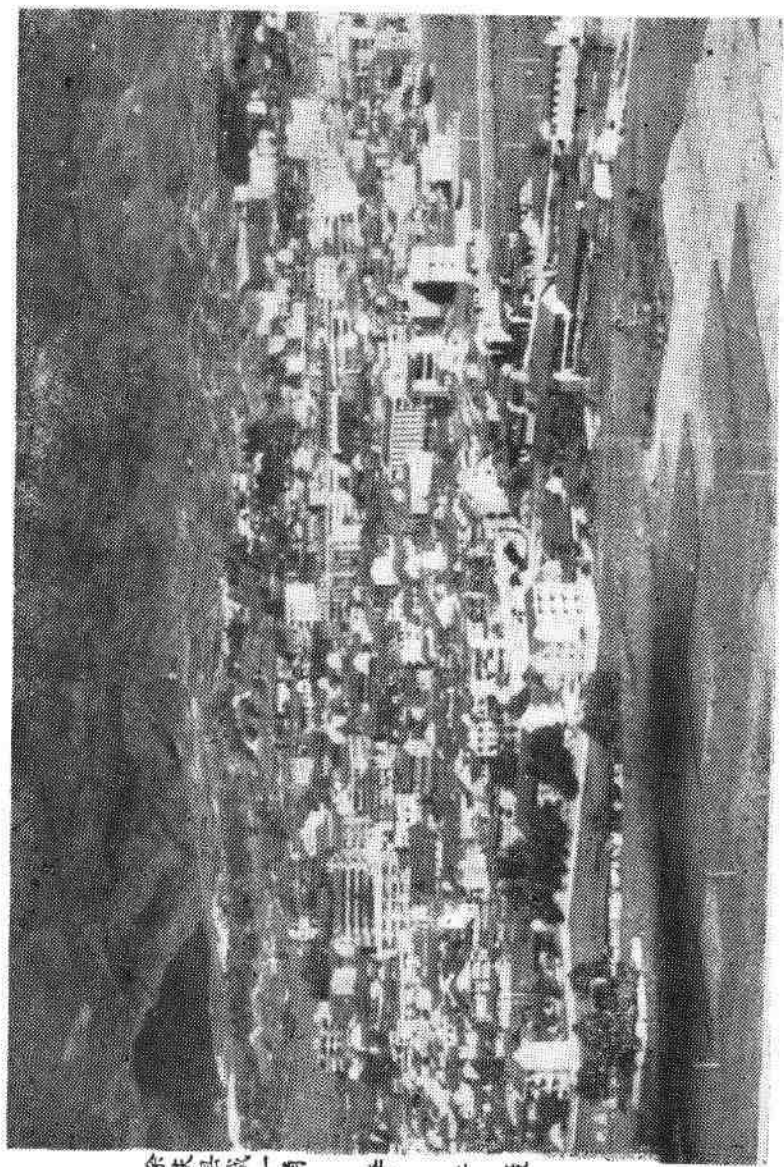
何官录 邹纯弟

参加本辑编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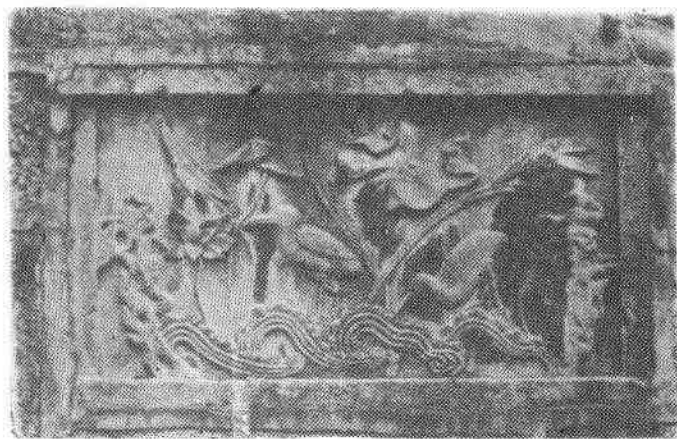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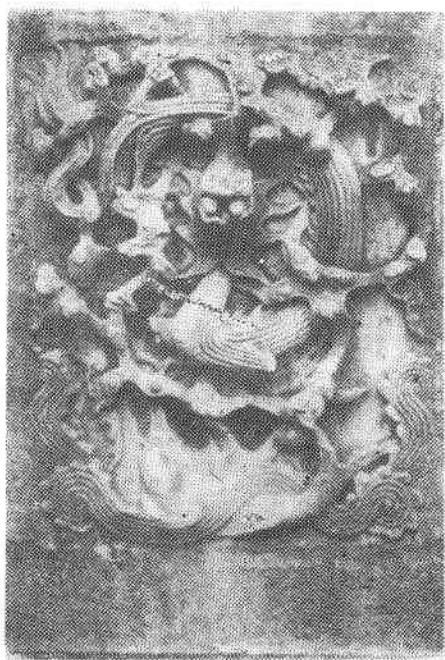
徐治华 吴连保 陈 清 董 健

封面题字

全国政协副主席 孙轶青



余庆县城一角 李红摄



余庆文庙残存石雕 杨懋渊 摄

目 录

邹前芳烈士.....	王道文 (1)
怀念我哥哥张行健.....	张行端 口述 张鹏舞 整理 (5)
忆父亲解放后的一边倒.....	胡肇禄 (7)
张伯衡轶事.....	徐文俊 (11)
忆陈明典先生创建节寿亭和报晖阁.....	官紫勋 (15)
官五奶尿泼贪官.....	宋锡光 (18)
乐育英才	
——王德贤先生兴办义学始末	
.....叶志宽 王达丰口述马龄整理	(20)
忆父亲的推拿医术.....	张鹏舞 (23)
官绅明争暗斗	
——记陈英与冯正良的争斗.....	曹荣光 (25)
回忆田道州与王在明为争当龙溪区区长引起的风波	
.....李文恪	(29)
国民党余庆县县长许用权撤离余庆县城和起义	
的经过.....	杨正鹏 (33)
惯匪头子钟志达落网记.....	杨正鹏 (37)
余庆两土司.....	杨懋渊 (41)
余庆体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宋锡光 (44)
康寨大堰与万亩大坝.....	新其箴 (46)
回忆余庆县合作金库.....	刘象离 (50)

余庆工商联发展变化情况.....	谭成荣 胡世奎 (53)
厉行禁烟、名实相悖.....	汪乃梁 (59)
屯山抗兵运动.....	曹忠森 (64)
我参加修建黄平机场的回忆.....	刘象离 (66)
回忆民国十五年(丙寅年)余庆饥荒情况.....	张鹏舞 (70)
清代至民国时期余庆县医药卫生发展情况.....	李登高 (72)
忆余庆旧貌.....	章煥荣 (78)
余庆文庙.....	胡世泽 (81)
乌江岩门渡.....	杨顺堤 (85)
清代沙堆场乡规民约	
——正堂印方示碑.....	李 旭 (88)
他山·柳湖.....	杨顺堤 (90)
民国时期余庆县县长简介.....	王道文 (93)

缅怀邹前方烈士

王道文整理

邹前方同志出身于余庆县白泥区下里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解放前，其祖父带着儿子邹兆伦从瓮安逃荒要饭到余庆，饿死于下里一棵皂角树下，剩下儿子邹兆伦继续要饭、做零工，维持生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解放了余庆，邹兆伦非常高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八户贫雇农，办起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邹兆伦对子女教育颇严，经常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邹前方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他从小热爱劳动，在下里小学读书时，因学校条件差，老师经常组织学生搞义务劳动，他总是吃若在前，从无怨言。当时下里有一敬老院，他常帮其老人挑水，劈柴。有一次，邹前方知道敬老院的田大妈没有床铺草，背着父母悄悄把自己家晒好的床铺草给老人挑去。乘田大妈不在家，又给她老人家把床铺好。这件事，田大妈好久才打听到是邹前方做的。

一九六九年春天，征兵消息传到下里，邹前方背着父母，冒龄报名。父母得知他报名当兵的消息后，担心其年幼，生活难以自理，劝说他改年再去，可他哪里听得进父母的劝说，决心要去当兵，父母无法，只好让他去了。

邹前方入伍后，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七连八班，在贵定守护隧道口。他来到这山沟里，从无怨言，安心在山沟里工作。他年纪虽小，可很懂事。有些从城市来到山沟的同志，过不惯艰苦生活，常闹情绪，邹前方主动帮助他们，使他们也安心山沟工作。

他热爱本职工作，勤学好问。在八班守护的地段，经常看到铁路工人拿个小锤敲打铁轨上的道钉，细心检查铁路上的一切。一次，邹前方向铁路工人周必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小小道钉，为什么要检查得这么仔细？周必全告诉他说：

“道钉虽小，作用可大，稍有松动，就会影响列车行驶”。

邹前方听了很受启发，从中领悟到胸怀全局与扎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关系。他说：“党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贡献自己的一切”。他每逢站岗，总是聚精会神地守护着人民的铁路线。

邹前方同志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他常说：“别人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一次，战友文宁福家老人生病，生活有困难，写信到部队向儿子要钱。邹前方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钱用文宁福的名字给其老人寄去。直到老人复信说：“钱已收到，望儿子放心”。文宁福还蒙在鼓里，不知是怎么回事？经再三询问，方知是战友邹前方同志做的好事。又一次，邹前方和战友在进城回来途中，遇一年迈的老大伯挑着一担粪，吃力地走着，他连忙上前亲热地叫

一声大伯就把粪桶接过来，一直把它送到地头，老人非常感动！这位老大伯后来听到邹前方同志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而牺牲的消息后，特地从几十里外赶到部队驻地，给邹前方烈士送了花圈，表示深切怀念！

部队每次组织劳动，邹前方总是挑重担。一次，施工需要石头，他从百多米深的谷底，踩着泥泞的山间小道，与战友们把一块块石头抬上来，抬石头的任务完成后，又一马当先，上山伐木。司务长王行邦见他砍树时左手不得劲，上前挽起他的袖管，发现他左臂受伤。司务长心疼地说：“邹前方，你受伤了为啥一声不吭？”他却笑着说：“这点小伤算啥，干革命哪能不流点血汗！”

邹前方入伍两年多，先后七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人们称他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汉。他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连队评他为“五好战士”，团支部评他为优秀共青团员。但在荣誉面前，他从不骄傲，虚心向战友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

邹前方所在连队守护的遂道口，是几个乡的群众进入贵定县城的要道，过往行人很多。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这天本该战友郑纪权站岗，因郑纪权吃饭较慢，换班时间到了他还未吃好。邹前方吃好后，主动代替郑纪权站岗，谁知竟发生了意外。上午九点十三分，一列满载重要物资的列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疾驶而来。突然，在雨雾中，他发现数十米外，几匹被机车的轰隆声和巨大的汽笛声吓惊了的驮马，正沿着铁轨狂奔乱跳，情况万分危急。邹前方清楚地知道，惊马不出轨，列车就要翻，路基下，还有一百多名民工正在施工，为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和民工的生命安全，他

跑步奔向马群去推惊马。这时列车冲出了洞口，司机发现了情况，立即拉下紧急制动闸。可是六十公里的时速，千分之九的坡度，巨大的惯性，仍然推动着列车猛压过来。惊马被推出，百多名民工脱险了，列车保住了，但可敬的邹前方同志却贡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死时年仅二十岁。

他牺牲后，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贵州省军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命邹前方同志为“欧阳海式的英雄战士”的称号，追记一等功，并号召全省青年向他学习。

邹前方同志牺牲十七年了，直到现在人们提起他，无不为之称赞。他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为了让他的英雄事迹名垂千古，特整理此材料，以表敬意！

一九八八年元月

怀念我哥哥张行健

张行端口述 张鹏舞整理

我哥哥张行健字隽之，贵州省余庆县松烟区藏宝寨人，生于清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日。一九一四年六月死于日本医院，终年三十二岁。日本政府用海轮将灵柩送至大沽口起岸，柩前金书“留洋大臣张隽之之灵柩”，由中国政府下令沿途护灵，一县送一县，直送到余庆藏宝寨家乡。

张行健从小入私塾、读经史，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且聪颖过人，深得先生与家长钟爱。年十六参加平越（今福泉县）府考试，榜上有名。回家后仍手不释卷，努力深造。他还爱好书法，曾私去湄潭县永兴场，拜门投师，于名书法家赖云樵先生门下练习书法，进步很快。他曾用砧块代纸练字，苦下功夫，颇有成就，原县城文庙的棂星门及两庑诸门额，均属他手书，笔力劲健，气势雄浑。他从小就抱负不凡，立有大志，不肯蟠伏家园，庸庸碌碌而虚度年华，乃于一九〇七年，向父母叔父叩别，奔赴贵阳，考入贵州自治学社举办的公立法政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三年毕业后，正候缺派任县知事中，忽见日本士官学校招留学生的

广告，乃积极报名应考。口试中，府台以“言兵”二字为题，他立即随口高声朗诵：“夫兵者国家之精神，人民之保障者也，然无勇不可以言兵，老弱不可以言兵，怯懦不可以言兵，虚张声势无忠心爱国热忱者皆不可以言兵……”。主考即当众宣布为全省第一名，出国时他被分送日本学陆军；另名叫丁汝昌的送德国学海军。

在校时因他好过问政治，常思振兴中华、抗拒列强，加之他成绩优异，出类拔萃，日本人忌妒他的才华，生怕中国留学生一旦成了国家栋梁，对日本侵华计划不利，故对我国才智之士图谋陷害。当他毕业时，身患一疮，日方故意令其住院治疗，用毒剂注射致死。之后又假惺惺地用红缎装饰灵柩，打扮得十分庄严，掩人耳目，还金书“留洋大臣张隽之之灵柩”，用海轮运至大沽口起岸。中国政府将灵柩护送到藏宝寨家乡，家人把灵柩红缎套卸下，拔掉抓钉，揭开柩盖，亲友同辈瞻仰遗容，泪下不止，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可恨外人处心积虑，必欲亡我民族而后已，对我中华有志男儿心怀忌妒，不惜采取狠毒手段，明杀暗害，种种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流恶难尽。若我哥哥有在天之灵，见到今日中华之崛起，亦会瞑目九泉。

忆父亲解放后的“一边倒”

胡 肇 陆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论述了“一边倒”的问题。我的父亲胡仲淹反复阅读了这一著作，品味字里行间的道理，认清了形势，在余庆解放后，坚定不移地靠拢共产党，倒向共产党，为人民效力。我父亲不作骑墙派，而坚决倒向共产党，这主要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英明和正确，另方面也有其历史原由而非偶然。

先从1945年我父亲出任余庆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说起。因我父亲是早期贵州师范学校毕业生，1931年~1933年之间就任过余庆县教育局局长，对办教育非常热心，也可以说是内行。在校长任内，多方延聘较好的教师任教，虽然学校条件较差，由于父亲治校有方，教师得力，教学秩序井然，学校还有所发展，并新增一个简师班，社会各界颇有好平。只因在一次全县欢迎镇远专署范专员大会的讲话中父亲把这位专员比喻成“财神”，范专员对“财神”一词非常反感，因他意识到“财神者，无不爱财，无不贪财之谓也”，而是指他来余庆刮地皮的，因而遭免职。于是我父亲就闲居在家。

1947年冬，父亲虽然参与竞选“国大代表”，但只是应

景而已。父亲深感地方上的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而不屑苟同。眼见国民党已经腐败，丧失人心，决定离乡背井，既可摆脱地方上的纠缠，也好散散心，以静待变，于是才有应友人之邀的黎平之行。

1948年，父亲带着我（16岁）和一个成年壮汉李满挑一点简单的行李，一行三人，徒步取道施秉、双井、施洞、剑河、南加、启蒙、敖市到达黎平。父亲在黎平县县长刘开铭麾下，名曰“秘书”，实为幕宾。我就在黎平中学读书，李满在武警分队煮饭。父亲有时代刘拟写应酬书信，每周在黎平中学教两节课。1949年暑期，父亲主持举办了一期全县100多人的小学校长、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所有学员都在一块80公分见方的红布上签名给父亲留念。当时，我父亲在黎平县城民众的心目中，颇有好感，认为他为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

1949年9月，解放大军将由湖南进军贵州，机关人员疏散到乡下，父亲随刘开铭往剑河方向撤退。刘带领武警队与剑河县县长陈开铭会合，同镇远专署的余辉廷“特派员”谢世钦组织“湘桂黔反共总指挥部”。我父亲得知此情况就脱离刘的队伍，隐居在黎平与剑河交界处的孖卦一小学校教师（暑期受过训）的家中，找了一件兰黑色“嘎老”旧棉衣穿上。有一天父亲在村头寨尾看解放军布告，因口音是外地人，而被当地的“治安”人员当成“奸细”拘押了一天，后由小学教师作证才脱险。

在黎平县城疏散的同时，机关家属另由政府统一安排，我带着行李随县府的几个外地家属，由民政科长负责照料到了黎平县属的潼关。那些家属由杨标部下看管，我就与早在

潼关任教的余庆人陆启隆（下里的）、凯文明（城关的）吃住在一户姓张的寡妇家。约两个月后，解放军过境往广西，黎平成为空城，杨标的队伍就盘踞黎平城，我又随其他被看管的家属由潼关回到黎平，住在北门内的胡沛家里，这时是腊月初。

十来天后，父亲托人带信给我，才知道父亲下落，就由胡沛找了一个名叫保五的中年庄稼人伴我寻父。保五很老实，懂侗、汉两语，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我们二人徒步，取道肇市、孟彦、尚重到孖卦。沿途人烟稀少，爬山涉水，森林茂密，听说时有老虎出没，幸好未碰上，行程四天，父子重逢。次日给路费打发保五回家。休息两天，父亲带着李满和我回到孟彦区；我们在此地过春节。父亲向区里要到一点路费，通知在潼关的陆启隆、凯文明二人到孟彦会合。因父亲考虑到，解放初期，社会动荡，异乡不可久留，决定返回家乡，便带领我们一行五人徒步绕道，由肇市、隆里、新化到锦屏王人节家住两天。王人节与我父亲早年在何知重麾下共事，王还馈赠点路费。我们晓行夜宿，长途跋涉，经天柱、三穗、镇远、施秉，返回余庆。路经施秉的白塘时，被土匪拦路抢劫，我们都被反臂捆绑，叫在路边的草丛中蹲着，行李被洗劫一空。仅剩下父亲喜爱的字画古董，因匪徒们不识宝。父亲恨透了土匪，也看清国民党残余和土匪虽然猖狂一时，终成不了“气候”。

由于父亲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有初步的认识，又身受土匪之害，加之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威力，决心“一边倒”，倒向共产党。也就成为余庆县人民政府争取、团结的对象。1950年4月3日晚，原国民党起义的328师部分官兵

叛变，父亲毅然跟随县人民政府转移到黄平县的旧州，约一个月后，又随县人民政府打回余庆城，父亲回到家中，兴高采烈地说：“我跟着共产党革命，不怕死，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父亲后来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先后出任县文教科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在历次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在党的领导下，父亲勤慎供职，为政清廉，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只是在“文革”到来的1966年9月不幸与世长辞，终年65岁，人们都表示惋惜和怀念。